

新理想主义 非线性生存

从火车站到博物馆

——城市生存手记

陈帅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新理想主义 非线性生存

从火车站到博物馆

——城市生存手记

陈帅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火车站到博物馆：城市生存手记 / 陈帅 著. —
银川：阳光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525-0169-8

I. ①从… II. ①陈… III. ①青年—生活—知识 IV.
①Z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1514号

从火车站到博物馆——城市生存手记

陈 帅 著

责任编辑 李少敏

封面设计 千 寻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书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2133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0169-8/I·253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因为理想

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我们很容易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可以在那里租上一间房子，然后找上一份工作，这些都不是很难，但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能够发现自己，找到自己，过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却并不容易。

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我独自面对着房间的四面墙壁。很久，很久，都想不出来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所以说，生存真正的敌人不是困难、不是挫折，而是麻木，是一潭死水般的单调，是深陷于生活的琐碎，难以自拔。所以，当我看到一篇关于城市生活的文章时，就觉得应该时刻保持对生活的痴迷。这是那篇文章中的几段话。

在住处开一场派对，哪怕是睡衣派对。

给市长热线打电话，反映你体会到的城市问题。在市长接

待日，抽空去跟市长聊聊。

培养业余爱好，以爱好来交友，如上新东方的课，打羽毛球或高尔夫，唱K或唱地方戏。

有人会觉得作者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因为对于一个想在陌生的城市待下来的人，搞个睡衣派对，或者打高尔夫球，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但并不意味着永远不可能，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他不仅暂时做不到，而且永远做不到。所以我觉得作者的这些句子在曲高和寡中透露着严肃认真。现实是压垮人类的最后一根稻草，理想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座方舟，区别只在于我们看见的是稻草还是方舟，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写了《与妻书》的林觉民和那些感人至深的话。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

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林觉民为了天下千千万万人的幸福，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唯一的生命。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多少人觉得林觉民的想法很可笑。鲁迅告诉我们，当时大多数群众都相信吃血馒头可以治病。所以我觉得，当时对林觉民们不以为然的人一定非常多。无知者众，却依然阻挡不了革命的成功，因为很多人相信革命会成功。如果当初没有林觉民们的相信，革命就永远都不会成功。虽然林觉民只活了二十几岁，却让人觉得是那样光辉灿烂的一生，因为他有理想，并且为理想献出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很多专家都能滔滔不绝地说出很多人与动物的差别，人类有智慧，有力量，会使用语言，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将学会更多动物不会的东西。但是我相信，这些都不是根本的，人类和动物最主要的差别是，人有理想。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的那个未来，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相信21世纪是这样的一段岁月，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时间段，所以它最需要的是崭新的人和崭新的理想。我们想把21世纪的理想叫作新理想，追求着跟以往都

不相同的生存方式，做自己，不做别人，不为一切庸俗的价值观所绑架。我们愿意把这本书作为一个开始，去创造并享受一种更为个性、更为多样，也更为美好的生活。

目录

我叫范小西 / 001

天上有几个月亮 / 004

火车站：你去哪，还回来吗？ / 006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 021

同学会：蓦然回首时的改变，灯火阑珊处的寂寞 / 030

娱乐至死 / 038

凤姐：别迷信姐，姐只是个传说 / 040

博士哥：别崇拜哥，哥也并不洒脱 / 044

特立独行：我们多么稀缺的一种生活态度 / 052

的姐：飞逝里的花样年华，坚守中的正道沧桑 / 057

视角 / 070

新酷生活，哪怕只有一点不一样 / 074

安妮宝贝：戴上墨镜看这个世界 / 076

你凭什么开心？ / 082

网络：把每个人都变成蜘蛛侠 / 092

网购 / 093

我们离生活到底有多远 / 095

陌生，一股清冽新鲜的空气 / 099

如果有时间，可以想一想这个世界 / 100

非线性生存 / 103

无题 / 106

“80后”的围城 / 109

“80后”最稀缺的是饥饿感 / 112

“80后”应该向动物学习什么？ / 113

妞妞，一只狗的幸福和慰藉 / 119

语言之美 / 123

新理想主义：做自己，不做别人 / 126

警惕群体 / 131

但愿人长久 / 136

家，在想念的尽头 / 140

生命的依托 / 142

怀旧，能否重新来过 / 144

一张书单的寄托 / 146

毕业：人生的一场聚散离合 / 147

城市的烦恼 / 150

寻找每个人的自己 / 154

正面未来，背面恐惧 / 156

那些年，我参加过的考试 / 162

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醒来 / 164

期待 / 181

礼仪课 / 183

如果做不到细节，那么你能做到什么 / 189

在办公室学会说话 / 191

美德，群体的智慧 / 194

以言传言：跟盖茨的对话 / 195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 / 199

蚁族之后，我们还能成为什么族 / 201

我们应该向蔬菜学习什么 / 205

租房的不堪 / 211

旅游，还是漂泊 / 214

天的内化与人的外延 / 217

别跟陌生人说话 / 220

没事别惹事，有事别怕事 / 222

写作从哪儿开始 / 224

痕迹 / 229

搜索依赖 / 231

人生就像一场暗恋 / 234

年龄、理想和做梦 / 239

梦，一种飞扬的存在 / 242

星座体：跟自己对话的一种方式 / 244

听场音乐会 / 250

图书馆：等一个人 / 252

堕落 / 254

被关注的责任 / 255

常识 / 256

我们和这个世界 / 259

生存是一切的载体 /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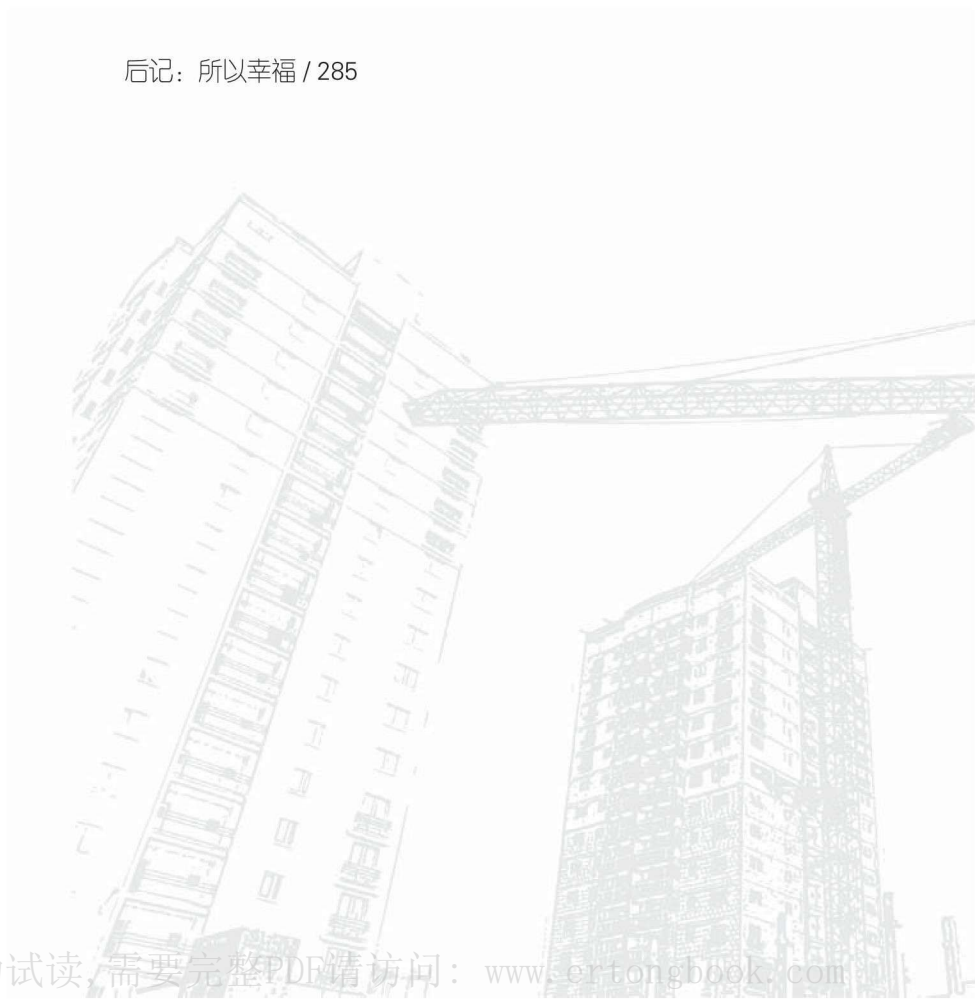
去博物馆发呆 / 263

老范的归结：在狭小和博大之间 / 264

有一种理想，叫作生存 / 269

真的很想 / 282

后记：所以幸福 / 285



我叫范小西

我在一个清晨，打开寝室的窗户，对着外面扑面而来的湿冷的空气，说起刚才在梦里那种让我忐忑难安的感觉，室友们都裹得严严实实地躺在床上，他们似睡非睡地跟我搭话。

“你说毕业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我现在真的没耐心再去上课了，我觉得我的心已经飞走了。你刚才说梦见了谁，小青？”

“老大，你可别扯了，这三年我算琢磨明白了，人生就像手纸，没事的时候少扯。”

“你说我可怎么办，找了个女朋友要跟高富帅竞争；考个公务员坐了一屋子的富二代，停了一操场的豪车；写毕业论文憋了一星期，写了48个字。你说我这是什么命？”

听到这，我不由得一激灵，我的论文还一个字都没写呢。

关上窗户，房间又回到糜烂晦涩的气味当中。仰望着天花板，上面有一个清晰的脚印，我一直在想它是怎么被踩上去的。我想我毕业时也应该制造一点悬念，我走出寝室，看见雾气蒙蒙的校园，像未来一样模糊不清。

得知毕业论文要盲审的时候，我正在回学校的火车上，那天是大年初五。回溯到大年三十的晚上，吃年夜饭饺子的时候，我被一粒沙子咯了牙，却无端地对毕业论文一事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你也许不懂我的紧张，社会语言学的论文看上去不需要多少理论深度，

但是因为要做语料库的收集工作，要跟广阔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写起来并不容易。这些是我的导师老范在指导毕业论文时常提到的一些最最基本的要求，他说你把这几条做到了，才只是一个开始。我当时一头雾水，我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但总觉得没有擦干净。我望着老范离我远去的朦胧的背影，深深地叹了口气。

老范说我的论文题目不能跟师兄们的重复。我问师兄们都做的什么题目。我的几位师兄不同于老范的勤劳刻苦，他们都神秘兮兮，很少在校园里能看见他们的身影，据知情人士透露师兄们都是在做兼职。老范也不怎么提起他们，所以，我对他们的学术背景一无所知。我跟老范说你还是跟我说清楚他们的题目，免得撞车。老范沉吟了很久，我明显能闻到一股回忆的焦灼气味，他说，你上一届的师兄做的是贩毒暗语的题目，这是我在看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时候，想到的点子，就立即给他打了电话，嘱咐他就做这个，非常有新意。听老范的语气，依然能想象出他当时的得意和说一不二。师命难违，那位师兄乔装打扮，潜伏到贩毒团伙。他为了能在毕业论文中写出真情实感，体验说暗语时那种神秘的刺激，自己也吸食了毒品。但是，他定力不够，很快就忘了要写毕业论文这回事。老范无限惋惜地看了一眼天花板，他的眼神像是上面有一包白粉。在确认没有之后，老范幽幽地说，目前他正在戒毒所戒毒。

沉默了一会儿，老范收敛起悲伤的眼神，继续说，比你上两届的师兄做的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词语使用特点的问题，他这个题目属于行业用语调查，因为他关于挑逗语修辞手法的几篇文章都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做这个题目。你的这位师兄也为此特别乔装打扮，潜伏到夜店。为了能在毕业论文中写出真情实感，他迷

恋上该店里的一位从业人员，并且难以自拔。还好，那位姑娘在你师兄的感召下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现在这位师兄正在家里抱孩子呢。能听得出，老范的语气里有成全了一桩喜事的崇高感。他又一鼓作气说起其他几位师兄的情况，他们写论文的情节都颇为曲折，场面也很是惊险，每个人的经历都足以拍一部好莱坞大片，他们表现出来的为了科学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也都让人热泪盈眶。老范说起话来有点公鸭嗓，所以他的讲述就有点评书大师的风范。几位师兄的情况将要说完，已到掌灯时分。老范疲惫地说，情况已向你交代清楚，其中厉害，你也得悉，为师累了，你随便做吧。

但是老范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我被沙子硌到牙之后便吃兴全无，这时老范打来电话：“喂，小西啊，过年好啊，为师给你拜年了。多日不见，你的论文写得怎么样了。哦，对了，我跟你讲，不要写得过于犀利，写个平实的就挺好，嗯，要注意要反映生活，你有没有看刚才本山的小品，小沈阳的几句话就说得很有感觉。你可以顺着小沈阳的思路写你的论文。”

小沈阳说：人的一生很短暂，有的时候跟睡觉是一样的，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拖了这么久，老范最终还是没放过我，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很可能是喝高了，我能隐约地感觉到被酒气熏染的思维方式。小沈阳的几句话是说得很好，可这跟论文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小品语言与现实主义思潮，还是饭店从业边缘人群用语使用情况。我百思不得其解。

说到边缘群体，这是我看到在我前面挤满的形形色色的旅人时想到的一个词，在全国人民都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的时候，他们就

已经踏上了离家的火车。他们背着大包小裹挤在空间狭小的车厢内，脸上有各种各样的表情，有的兴奋，有的麻木，有的疲惫……不知道跟多少双这样神情各异的眼神对视之后，我想起了小沈阳的那些话，从那些话里又想到这个题目：“城市生存语言调查”。

对于很多在陌生的城市中醒来的年轻人来说，生存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活。有一个女孩跟着她的外公住在杭州下沙525公交起点站的公厕里，3平方米。外公是公厕管理员，每月生活费400元，每顿都是大饼、咸菜就着白粥。小女孩上小学二年级，活泼爱笑，爱撒娇，说话尾音总往上翘。有人问她：“你想过那种穿得好、吃得好的生活吗？”“我现在就是在过这种生活啊！”很多人觉得小女孩的回答很感人，告诉我们幸福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我更关注的是小女孩的回答能坚持多久。所以，小女孩幸福观的转变，很像是一部论文的开头。

当我为论文理出了一些思路而得意地傻笑时，听见一个声音在外面大喊，范小西！范小西！你妈叫你回家吃饭！我把头伸出窗外，看见一个扎着两根小辫子的小女孩在冲着我笑，我才想起来，我叫范小西。

天上有几个月亮

曾经有一位大师，广收门徒，他的弟子跟从大师修道三年，就要毕业了。一天，他们都来到大师面前，说，师父，我们想要下山看看这个繁华的世界。大师明白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弟子们的



意思是他们已经学成圆满，该毕业了。大师闭着眼睛说，那好，你们清苦三年，也该去见识一下世间荣华了。但是，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答上来，就可以下山。弟子们都正襟危坐，洗耳恭听，不知道大师会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大师问，天上有几个月亮？

如果是心直口快的人很可能会抢答，天上当然只有一个月亮。但是几位弟子跟从大师多年，知道其中必有深意，都没吱声。他们心里想，这是一个大师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先天性盲人的问题。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着，坐了很久，便一个个都回去了，没有人说天上有几个月亮。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世界上有几个我。当我一直懵懂地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范小西的时候，却不知道我在别人的眼里，只是一处风景，或者只是一种工具，更有甚者可能只将我看成是透明的空气。所以这种主客观认知不能统一的矛盾就显得十分尴尬。我后来发明了一个短语来形容这种尴尬，叫“井底之蛙的不可知论”。西方人也发明了一个词形容这种尴尬，叫“他者”，以此来彰显别人存在的意义。根据我国传统的民胞物与的精神，我又发明了“他物”来表达其他物种、地球和宇宙存在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叙事里，如果用我做第一人称，对他人或者他物做评头品足的评论是不尊重，也不严谨的，而且这种单一的视角也是线性的。所以我采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并用的叙事方法，希望列位看官能从其中体验到那种变幻和多维的用意。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我思考的时候，世界上有两个我，在我说话的时候，世界上却只有一个我，因为在我思考时，虽

然没有面对镜子，却能看见自己。有时情况却正好相反，当我思考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一个我，在我说话的时候，却觉得有两个我，因为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却觉得那样陌生。所以，本书中的两个范小西，有一个作为“我”在活着，有一个作为“他”在活着，有一个在生存，有一个在思考生存，想象生存。

火车站：你去哪，还回来吗？

在范小西的心灵深处，火车站是个让人忐忑的地方，这是一种本能。火车站留给范小西最难忘的记忆是他从这里离开了家乡，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上大学，那条记忆像一根钉子玻璃上用力划过，说不清让人难忘的是那扭曲的弧线，还是刺耳的声音。从此，一种无法表达的不安就一直埋在范小西的心里，被一层一层的记忆覆盖，越埋越深。小的时候范小西问妈妈自己是哪来的，妈妈总是说你是从火车站捡来的。范小西问，怎么捡来的，妈妈只是笑笑，就不再说话了。长大后，范小西发现，因为火车站的嘈杂和混乱，五湖四海兼三教九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捡自火车站都是一个很靠谱的说法。

范小西坐在候车厅里，手里紧紧地攥着车票。在候车室等了若干个小时，临到检票时发现没带车票这种突发性事件在范小西的旅途中不时发生，那种鲜血涌到咽喉又被强咽下去的甜丝丝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所以他拿出车票，不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已经凌晨了，睡意像潜藏了很久的伏兵开始蠢蠢欲动，继而千军万马，他们从四面